

【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，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於師。】

志徹禪師，這個人在年輕時有一點遊俠的精神。自從禪宗南北分化之後，秀大師與能大師兩位都是了不起的大德，當然不會有彼此的分別，可是他們的門人沒有老師這麼深的修養，於是免不了發生門戶之見，尤其是門戶的對立。特別是神秀大師這一派，他的弟子們私下立秀大師為第六祖，而對於五祖傳衣鉢這件事當然很忌諱，心中很不自在，於是他們就找張行昌，要他到曹溪行刺六祖。世間人的嫉妒、毒害還情有可原，這種事情在佛門中依然不免，時至今日，佛門中沒有嫉妒心，這談何容易！

【師他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，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師曰：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，曰：汝且去，恐徒眾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】

六祖大師是一位得道的聖者，他有他心通，對於張行昌來行刺的事情早就知道。他預先在座床旁邊放置十兩銀子，等待張行昌來行刺。有一天晚上，張行昌進入祖師的方丈室，將欲加害時，六祖將脖子伸得長長的，「好，讓你砍吧！」張行昌砍了三刀，六祖大師皮膚都沒有損壞一點點，當然這是很不平常的事情。六祖就說：

「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。我只欠你錢財，我不欠你命。」這幾句話一說，張行昌就嚇昏了，很久才甦醒過來。他求懺悔，還發心要求

出家。六祖將十兩銀子給他，說：「你現在趕快走。假如我的門人知道你到這兒來行刺我，他們不會放過你。以後你可以換一個形狀，在別的地方剃度，出了家之後再到我這兒來，我願意教導你。」

【行昌稟旨宵遁，後投僧出家，具戒精進。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。師曰：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曰：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，其惟傳法度生乎！弟子常覽《涅槃經》，未曉常無常義。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】

張行昌聽了這些話，就趕緊逃離。以後，他出家了，出家後非常精進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起大師對他說的這些話，就到曹溪來禮拜六祖。大師見他到來非常歡喜，說：「我想你想得很久，你怎麼這麼晚才到這裡來？」志徹禪師說：「往昔蒙和尚寬恕，現在雖然出家苦行，總是很難報您的大恩大德。想報恩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傳法度生才能報老師的恩德。」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，我們要報佛祖的大恩，唯有傳法利生。他說：「弟子時常讀誦《涅槃經》，對於《涅槃經》第十三卷所講「常」與「無常」的道理，還是有懷疑，搞不清楚。」

【師曰：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師曰：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曰：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；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師曰：《涅槃經》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，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曰：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】

六祖說：「無常，就是講的佛性；有常，就是說一切善惡諸法以及分別心。」大師這麼一說，把志徹搞迷惑了。志徹說：「和尚所說的，與經文不一樣。」六祖說：「我是一個傳佛心印的人，怎麼敢違背佛經？」志徹說：「經中明明說佛性是常，和尚你說是無

常。經上明明說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，和尚你偏偏說這是常，這不是與《涅槃經》相違背？和尚這麼一說，反而使我轉加疑惑，愈迷愈深。」大師說：「《涅槃經》，我過去曾經聽無盡藏比丘尼念過一遍。她念了一遍，我就為她講解，沒有一個字、一個道理不合經文。乃至於今天對你來解釋，也沒有兩樣，我並沒有說錯！」志徹禪師說：「大概是我的見解淺薄、愚昧，沒有智慧，還是希望和尚委曲為我開示。」

【師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，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，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】

六祖說：「佛性如果是常，還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於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？所以我說無常。」六祖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，所謂「真常無常」，說的是這個道理。可見六祖所說與佛所說的沒有兩樣，只是志徹禪師一下會不過來。六祖為何要這樣說？志徹禪師執著在經文上，六祖用這個方法破他的執著，執著一破，經文的道理他就悟了；他之所以不悟，就是所謂死在字裡行間。所以，六祖這個方法真正是善巧極了、高明極了！又說：「一切諸法若是無常，換言之，物物都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真常性就有不遍之處；所以我說常。我說常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的道理。」大師說的常，「常即無常，無常即常」。第一章中，六祖曾經對印宗講：「佛法是不二之法，二就不是佛法。」常、無常是二，就不是佛法；常、無常不二，這才是真正的佛法。

【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】

六祖說：「世尊時常都為凡夫外道，這些人平素執著邪常，不是真常；二乘人（聲聞、緣覺）對於真常完全不了解，以為是無常；這樣就造成顛倒之見，所謂是八種顛倒：凡夫四種顛倒，小乘人四種顛倒。《涅槃經》是了義的經典，無非是破除他們的偏見執著而已，這樣才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」

「常樂我淨」四淨德是《涅槃經》重要的意思。《涅槃經》云：永遠不改變是「常」，真正安穩是「樂」，自在是「我」，無我是「淨」。「常樂我淨」是大乘大涅槃所具的四種淨德。「常德」，涅槃之體永遠不變，不生不滅，這叫常；隨緣化用而不中斷，這也是常的意思。「樂德」，涅槃之體是寂滅而永遠安穩，又能運用自在，事事無礙，這是真正的樂。「我德」，「我」有兩種解釋，就性體上說，這是真我；就作用上說，自在叫做我。「淨德」，涅槃之體不垢不淨，同時又能隨緣，雖然隨緣，決定不染污，即懷讓大師所說的「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」。「常樂我淨」四淨德是涅槃體用上本來具有的，可惜凡夫迷了，二乘亦迷了。

【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。】

六祖說：「你雖然讀《涅槃經》讀了這麼久，你只是在文字上打轉，對於經義並沒有了解，你還以為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。」你有斷滅的當作無常；確定那個死板板的，認為那個叫做常；哪裡曉得，常就是無常，無常就是常。你不懂得這個意思。「你錯解佛圓滿微妙最後的微言大義。學佛這樣學法，縱然往後把《涅槃經》念上一千遍，有什麼用處？」

【行昌忽然大悟，乃說偈言：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；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師曰：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徹禮謝而退。】

第一首偈是說明他自己的過失。「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」。凡夫、二乘因為執著，守定以為「無常」，佛無非是破除眾生執著而已，所以說「有常」；凡夫、二乘執著「有常」，佛破他的執著，就說「無常」。佛所說的一切方法，無非是破除執著而已。有執，必定是有二法。如果是一法，還有什麼執著？凡是執著，一定是二法中選擇一法執著，這就是病，這樣就沒有法子證得一真、證得一心。唯有一心、一真，這才是真常。真常乃是不二法，二法哪裡叫真常？「不知方便者」，不曉得佛所說的是方便法，佛說「常」、說「無常」都是破執著的方便。好比眾生有病，凡夫有「常」病，佛用「無常」這藥來治「常」的執著。二乘人有「無常」的病，認為沒有「常樂我淨」，佛就用「常」來對治，這是藥，這是方便說。眾生執著「常」，聽佛說「無常」，覺悟了，這一悟，病、藥兩邊都離開。二乘人執著「無常」，聽佛說有「常樂我淨」，他的執著也破了，病好了，藥也不要了。佛所說的一切法，無非都是方便法，盡是用種種善巧的教學。不曉得佛的方便，猶如在春池中拾瓦礫，瓦礫是小石頭。這是比喻，春池當中應當去採寶石，若把瓦礫當作寶石，這就錯誤了。已經到了寶所，而沒有見到珍寶，把這些小石頭當作珍寶帶回去，這豈不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！

「我今不施功」，這是說忽然見性了，見性後才覺悟到這樁事情並不藉修學的功用。永嘉大師《證道歌》云：「覺即了，不施功。」一個覺悟了徹的人，他所獲得的是無功用智、無分別智，與有功用、有分別的修行大不相同。「佛性而現前」，自性天真佛的境界完全顯露在面前。永嘉大師說：「不見一法即如來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。」《金剛經》云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這兩句是說，他忽然悟了之後，明心見性，這是真正開悟的境界。「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」。這兩句是感謝老師的教誨。若不是六祖大師

這樣善巧的指點，他縱然再念上一千遍，還是開不了悟。六祖聽了這首偈說：「你今天才真正徹了。」「徹」就是通達、開悟了。「宜名志徹」，應該為你取個名字叫志徹。